

探索 未來 的 一代



西
德
譯

一九六九年三月四號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大廳內聚集了一群科學家 and 學生，正在討論「如何應用科學的知識」，有一位哈佛大學生物學教授韋德，這位諾貝爾獎的得主發表了一篇動人的演講。

「探索未來的一代」這該是多麼發人深省的題目，看他是如何說法：

「不用說你們都知道最近世界各地學生都在鬧學潮，尤其像在美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墨西哥以及日本等地，學生都不能安心唸書，而我們這裡的美國學生更是鬧得厲害，我們不能說這些學生都瘋狂了，這中間一定有一個共同的原因。

不必往遠處看，我拿我在哈佛教的三百五十名學生來說，這些年輕的孩子大部份都是一、二年級的學生，我發覺教育對他們已不能發生作用，過去幾年已有這種趨勢，而今年特別明顯，當你對學生講課時，學生與老師之間有一種互通心聲的感應，使你能知道學生的觀感，而現在則不然，我已找不到這份重要的交流了。

告訴你，我知道這原因，因為他們深深陷於不安當中。他們找不到答案，他們迷失徬徨，他們不知如何是好。那你也許要問為什麼他們會如此煩惱，會如此不安？有些人說這是因為越戰的結果。說起越戰，這真是一段最可恥的美國史，我們創造了戰爭，罪惡的觀念，以為我們僅在越南才犯下了滔天大罪，其實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就犯下了大錯，我們曾在德國城市投了如雨般的炸彈，在日本長崎廣島投下毀滅性的原子彈，假如我們失敗了，那末在紐倫堡（Nuremberg）受審的就該是美國。在我仔細的唸了那一段歷史後，發現其中的道理，那就是成則為王，敗則為寇，只要你能打敗敵人，勝利就屬於你，而勝利的果實是既甜且美的。

世界上的國家都把戰爭看作是在求生存，反抗侵略，不然就師出無名。侵略者永遠是別人而不是自己，所以我們前國務卿魯斯克（Rusk）稱越戰是「反侵略戰爭」。一切戰爭所產生的罪惡只不過是必經的階段。

我認為在越戰中我們是完全失敗了，「殺吧！儘管殺吧！」北越人說：「除非把我們通通殺光！」，這是多麼殘忍可怕的防禦戰術（註：意指人海戰術），問題是我們不想殺這麼多人呀！老百姓不想打仗，工兵們也不是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於是我們立國的精神變質了，更受到了損害，你們都會唱那首「狼煙遍地，砲彈滿天飛」吧？這是我們的先人在爭取獨立，反抗壓迫時的怒吼吶喊！現在越南境內亦成了「狼煙遍地，砲彈滿天飛」！

現在還有更大更麻煩的問題存在，相形之下，越戰只能算是即發的事件，在我看來這只不過是暫時的過程，總有一天會恢復過去的正常，而我那些年輕的孩子却不知道他們都是第二次世界

大戰後才出生的，他們以為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的，這些龐大的軍隊，這些徵兵制度，連這座偉大的五角大廈都是天生的。

那一位知道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美國有多少軍隊？我告訴你們，總共是139,000人，二次大戰開始，我們增加了兵力成了269,000人，則戰爭末期我們的兵力已經增加到800,000人，大戰結束我們希望恢復到以前的情況，不要那麼多的軍隊，可是情勢不允許，國際間的防衛啦、冷戰啦、還有什麼杜魯門的主義啦，件件都要兵力維繫，到1950年為止，我們仍有六十萬大軍。現在我們一共有三百五十萬個人在軍隊中，分佈於世界各地：

越南	60萬
太平洋各地	30萬
德國	25萬

在美國境內有五十萬的後備軍與常備軍擔任保國衛家的責任，我說越戰是一個直接的慘劇。只要我們維持著這龐大的軍隊，即使明天越戰忽然結束了，也不能天下太平，我們還會從事新的冒險，也許在國內，也許在國外。

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使我憂心忡忡，你有沒有注意到我們全美國都在為軍事而忙碌，以前艾森豪總統曾說「當心軍事與工業的混合！」而現在已經是「軍事、工業與勞工的結合！」了。在冷戰的託辭下我們不但必需保持強大的軍事力量還要組織一個龐大的政府去管理，以便使一切措施名正言順。

國防部每年花費八〇億元美金，仍舊叫窮。例如在丹佛洛克山區所製造的毒氣，因為排氣的廢物沒有出路，結果是順順當當的在地底下挖了一條溝，離地面有兩英里，把這些有毒性的廢水都深深的埋在那裡，本以為沒問題了，沒想到近年來丹佛又有地震的現象，萬一有一天來個大地震，勢必使這些毒氣毒水泛濫成災，怎麼辦呢？於是又得討論又得研究。你不信有這般厲害？你可知道在距離這危險區三十里外有六千隻羊，無緣無故的都被毒死了？

在越南打仗所需要大量的軍火尤其驚人，例如，有一部美軍陸戰隊在谷山（Khe Sanh）小村被圍，我們在那裡所投的炸彈，多過於二次世界大戰時在日本所投的，也多過於二次世界大戰時從1942～1943年在歐洲所投的炸藥，有一個軍官事後回憶說好像整個世界都傳染了天花而且死光了。

政府應該保護人民的生命才對，可是我們的政府却把注意力放在死亡上，不是殺人就是被殺。國防的支出竟佔了國家總預算的六〇%，消耗了全國物資總產量的12%。



現在有一個最熱門的話題：「我們要不要發展反飛彈系統？」大概在一年半以前（一九六七年九月）曾舉行了一次盛大的討論會。包括所有哈佛的知名之士，討論到底有沒有方法可以停止發展這種防哨系統——反飛彈。大多數人都認為應該停止，唯獨那些最著名的學者，却表示了非常現實的觀點，他們說「既然這事已成定案，而且已經撥有專款，就應該立刻實行不必再討論！」反飛彈是一種核子武器，利用核子武器來阻止核子武器，所以我們必須考慮到整個的核子武器的產量，這不是開玩笑的，有人說為求生存我們必需發展核子武器，我却以為這是求死亡，所以我反對。我們可不能屈服在壓力下，以為既然已經事實如此「好吧！我們就這樣向前走吧！」不行！因為我們已經無路可走！

聽說美國和蘇聯都已儲藏了足夠的核子武器——為我們每一個人準備了十五噸威力的TNT。可以叫我們每一個人死亡千百次，可是我們的國防部長却不停的大聲疾呼「我們必需有大量的核子武器！」「為了除這種緊張的局勢，我們必需繼續增產核子武器！」

對於大量的核子攻擊，我們還沒有合適的防禦方法，我想發展防禦核子總要比製造核子來得容易些。我們既要發展核子武器，同時還要想出一套克服核子武器的方法。這豈不很滑稽？

儘管有最週到的防禦設備，一旦我們受到大量核子武器的攻擊至少有五千萬的美國人將喪生。只要嘭的一聲五千萬人就會死亡，你說這該有多可怕！就拿我們在日本廣島長崎所扔的兩顆老式的原子彈來說，當時所造成的傷害不僅僅是二〇萬人的立刻死亡，還遺留下來二〇萬瞎眼、斷肢、中毒、燒傷的殘廢人需要料理，所以我們要明白，嘭的一聲爆炸，所遺留下來的慘狀是遍地屍首需要埋葬，無數傷者需要救助，那些倖存的人都將為爭奪無毒的食物和清水而彼此拼命，喬治亞州的議員魯斯說「假如世界上再度只有亞當與夏娃，希望這一對是活在美國而不是在歐洲。」這是美國議員的愛國情操，而諾貝爾的得主却以為他是痴人說夢。

全國核子戰爭的威脅，可能性如何？我曾多方請教專家，承蒙哈佛大學一位權威人士表示，「按照現在的這種情況，全面核子大戰的可能性，每年增加2%，到一九九〇年，可能性是1/3，到二〇〇〇年就會變成50%了。

年青人到底在煩惱些什麼？我可以告訴你們，那是因為他們不能確實的知道有沒有將來，這些年青人的將來（包括我的學生和我的孩子）是多麼的重要和寶貴，雖然我已老了，已經不屬於這一時代，但是我愛他們甚過於我自己，我必需與他們打成一片。

「我們有機會生存下去嗎？」我們不求享福、有保障，但求



探索未來的一代



能平平安安的活着，千萬別為歷史上最不幸的一代。

現在除了核子戰爭的威脅以外，還有入口膨脹的壓力天天在增加，世界人口到二〇〇〇年時，將增加一倍，因糧食缺乏而造成的饑餓將遍佈全世界。有些專家以為這大饑荒將在一九八〇年來臨，也有人說到一九九〇年才會發生，只有少數人以為到二〇〇〇年還不會發生。

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確知我們這一代是有將來」！至於有無美好的食物，和無微不至的愛護，以及受完美的教育，這些都無關緊要，重要的是讓我們這一代有個將來！

